



江西按察司副使周君憲行實 李夢陽

正德七年閏五月二十六日江西按察司副使周君
攻華林賊戰歿之其子幹救之戰亦歿時予在泰和
聞之驚而疑已而實然則痛哭曰勇哉周君見危而
授命已哀其子曰幹歿于孝矣言是日君以賊食盡
會兵三面夾攻君攻自北門三戰射輒中賊少却君
與其子先登逼之會賊滾其墻石下如雨軍潰被執
君頭中刀血流滿面左髀中鎗不能行猶大罵賊不
絕口賊怒支解之以徇其子幹前救君中鎗也然猶
力戰竟墮崖歿敗兵先舁其屍回營翌日諭賊求君

屍賊裊裹屍還焉先是制兵者以馬腦華林賊劇滑
諸山賊日又竊發憂之會君到卽檄君勦之君首擒
廬山左湖盆塘賊百數軍爲之振乃移軍奉新計擒
飛王胡雪二馬腦寨平華林賊恐分立仙女寨以拒
我君拔之賊又立寨鷄公嶺君又拔之先後斬獲以
千數於是進壁華林絕其出道塹之而守久之賊窘
遣謀者言賊饑餓匍匐狀君信之遂移檄會兵夾攻
然它兵實觀望不進而君獨與其子進逼之坐是敗
而死於平哀哉屢勝者驕邪抑命歟君弘治六年進
士歷刑部員外郎謫兗州府通判正德改元復其官

歷郎中大理府知府拜今官官一年而死夫逆豎之
亂炎荒瘴海之濱死者屢矣君不之死也乃今死以
此君爲主事也檢獄政日蒞視獄中人藥其病者員
外郎則坐請貸言疑獄者罪貶官兩在郡無不得民
也所至則又善剖疑獄此皆足不死乃竟死也君系
出元總管思後貌魁梧性侃侃不阿善星命之學談
星命十中八九然不諳自命初華林之役有星命者
實賊黨來談君星命已再拜賀曰美哉動罔不利君
曰我刑殺大重無制其人曰夫刑殺者利于兵者也
議遂決故曰天有大數世有大運人有大命故京房

郭璞皆不免殺身由是觀之命可識矣君生天順四年閏十一月十一日午時年五十有三四子金統幹春幹死於孝者也君父諱正大同府知府正父貴封滁州知州貴父復復父添祥添祥始居長沙後徙安陸州

江西按察司副使志公隆墓志銘

江曉

公諱隆字從道北屏其號也公幼失怙恃賴繼母撫育稍長卽有亢宗志博極經史尤潛心于易學

憲

廟初以厥兄祥世業琴徵拜鴻臚寺丞公奉繼母携幼弟鸞從兄于任師友講習學日以裕弘治壬子舉順天鄉試癸丑會試時文僖靳公閱其卷曰氣昌詞偉竒才也用賓亞魁遂登進士第乙卯授刑部廣東司主事分治禁衛公勵精法律剖斷如流獄無冤滯已未進廣西司員外郎壬戌進陝西司郎中不蔽要囚益欽且慎時山陝宗室與縣令構訟累歲不決公

奉勅往勘立爲剖斷時謂平允事竣大司寇毘陵
白公烏程閔公咸雅重之凡獄經訊讞不復詰方留
俟內陟時逆瑾勢方熾公剛直不阿欲外補以避之
正德丁卯擢守永平平廬古雄鎮民俗勁悍公以嚴
治癸奸摘伏植弱鋤強政令一新包民張英田常戕
諸途事久未白公庶得其情亟捕而麗于法時中監
檀權使遼左者絡繹于境謂郡有賢守焉莫敢需擾
民賴以安且修孤竹廟建昌黎祠以崇祀典於是
有循良之稱已已以巡察陳公薦移守寧國宣寧亦古
巨鎮民俗囂靡公治如永平而加詳焉咨民瘼祛吏

弊別淑慝嚴徵賦清訟獄庶政畢舉宣城有金堡圍
洪水爲災民多艱食則發廩給粥以賑之所活幾數
萬民用懷之爲建生祠旌德有劇盜繹騷民心震恐
則簡銳卒厚賞犒不旬日而就擒民有寧宇且梓謝
玄暉詩樹文天祥石記表章諸先賢義烈祠宇以厲
風化於是去思之頌庚午擢江西按察司副使江
西民俗競訟公素諳法律一訊而決故署學政釐水
利憲度貞肅時宸濠逆謀未露而脅權附勢寔繁有
徒不難不竦悉繩以法罔貸桃源巨盜猖獗巡撫中
丞王公知公才略以兵委焉公運籌制勝擒厥酋而

顯戮之民用救寧於是有保障之譽公歷官中外幾二十年所至以治績顯時有公輔望辛未甫踰強仕卽以止足爲戒忽罹誣搆遂解組歸家居事繼母以孝敬處昆季以友恭廸子姓以義方督僮僕以藝殖且營別墅于所居東澣茅亭花榭極幽雅之趣凡親友過從款洽無厭以私于則峻拒之故自謝政以至垂老足不履公門口不談世務暇則與樂聞吳公輩爲五老歸田會登眺湖山以觴詠自娛倣唐香山宋洛社之遺矩繪圖梓詩以傳至年七十有三卒

江西按察司副使李公夢陽墓志銘

崔銑

弘治中空同子興陋痿文之習慨然奮復古之志自唐而後無師焉已汝南何景明友而應之空同子之雄厚仲默之逸健學者宗爲宗匠又咸激勵風節敢言直諫安於冗散鄙忽驟貴空同子方雅簡默稍飭庶稜仲默恬淡溫遜不露才美云空同子諱夢陽字獻吉慶陽人徙大梁甫冠舉弘治癸丑進士授戶部主事再遷至郎中才敏氣雄簿書外日招集名流爲文會酬倡講評遂成風致嘗監三關招商用法嚴格勢人之求被搆下獄尋得釋每抗疏言出令不平官

府殊法一涉戚宦卽尼不問不報乙丑應詔陳二病
三害六漸之弊未言皇親橫則外戚驕恣之漸爲掩
義之害張侯辨愬摘奏中張氏字爲訕母后遂令回
話乃列張侯不法狀悉實可按遂下獄衆爲臬臬已
僅奪俸三月 上語尚書劉大夏曰朕欲寘夢陽輕
典左右謂當廷杖渠忿則泄如朕殺諫臣何正德改
元八閹道 上燕遊閣部臺諫協請誅之不克闡遂
竄斥諸臣已知部之奏實空同贊成奪官降山西布
政司經歷致仕戊辰劉瑾必快前忿羅以他事械赴
京人意其必死是時瑾敬禮修撰康子康子謂瑾曰

李生能法 皇祖爲文殺之大失天下學者望瑾嬖
人姜達亦申理瑾乃賢空同子旣釋繫又欲用之選
部空同子托以痼疾康子爲力請得免辛未瑾誅起
爲江西副使提學勅許舉聞重事空同子振學涖士
外大有更白臺使及同官者病其侵官空同子非其
隳職各起訟當路素忌空同子才名落職閑任要辭
曰臨官不讓云爾聞者笑之曰斯以虞之臣責過空
同耶寧庶人方畜異圖滅劫謀內省臬受制知空同
子不可撼陽下之及庶人叛滅省言空同子亦疑於
黨附者當又將陷以法司寇見素公不可止空同子

以成化壬辰十二月十七日生嘉靖己丑九月二十
有九日卒享年五十有八子一枝舉進士由主事左
官州同知空同子家世自有譜所著詩文集若干卷
空同子八篇

九江兵備副使周公廷徵傳

周廷徵字公賢弘治己酉舉人除臨淮教諭起復改
安福徵補山西道監察御史出按陝西時安化王寘
鐸反廷徵斷以先發後聞之義卽調榆林鎮副總叅
遊時源等兵分布要害仍授揚英以計爲書密達仇
鉞卒以此擒之并首惡何錦等械送京師而朝
廷遣都御史楊一清太監張永統兵始至張愧其功
不由已乃追還寘鐸別自報捷而又盡奪寧夏將士
功以與諸倖貴紀功給事中郝夔懼而自盡寧夏幾
至再變賴廷徵威信素孚大爲撫定而直白其功於

朝疏內云臣不知他日繼邠夔之死者何人而今日握劉瑾之權者尚在邠夔盖以死自誓而劉瑾則指永也尋陞九江兵備副使會流賊劉六等欲浮江窺南京廷徵至晝夜籌畫號令一新賊覘知有備遂折而回掠六合通泰等處而廷徵以勞瘁過當疽發於項卒

江西副使贈按察使李情傳

朱睦㮮

李情字宗善河南靈寶人也弘治六年進士授監察御史彈劾不避寵戚擢湖廣按察僉事改山西風裁益著逆瑾摘其失謫驛丞瑾誅復僉事陞江西副使正德八年情以兵備守萬年初賊黨胡念二等陽從上撫實懷異志雖設縣分司以羈縻之而賊視官司若無所有吏胥又多賊黨以故司府動息必聞是年八月提督軍務總兵李鉉卒于師念二等乘夜縱火焚燒公私廨宇殆盡遂殺情及饒州府照磨馬驄吏卒死者甚多 上聞震怒命右都督劉輝代鉉帥所

部兵勦之明年盜平情贈江西按察使錄子一人爲
國子生驄尉氏人以公役至萬年故遇難云

贈左副都御史謚忠節江西按察司

副使許八達墓志銘

呂 枏

予嘗謂天下之事奸巧者釀其禍忠貞者嬰其敗自古及今其軌一揆則予於忠節許公之死未嘗不痛恨而流涕也當正德丙丁之間佞倖讒邪竊柄納賄群臣半與交通蒙蔽武宗於是寧藩宸濠私窺其隙下結桃源華林諸賊以據有其財上賂要寵鉅權諸門以陰附其勢睥睨神器四海共聞而不敢言是時公方憲副江西言於巡撫諸公曰寧府果於爲暴者恃權臣也權臣曲右寧府者貪重賄也重賄靡所

不到者爲盜藪也方今權臣旣難去寧府又難制策
惟剪盜則財困財困則賄息賄息則交解交解則惡
狐而吾志可行不然後難圖也諸公皆固拒之踰年
戊寅宸濠滋橫迫脅撫鎮保薦賢孝逆跡已露臺諫
論劾詔差都尉郎中官往問且宣諭宸濠惶懼乃六
月十三其生日也自巡撫孫公以下具幣入賀因大
饗之明日諸官入謝宸濠遂反颺言曰 太后有旨
召我如何孫公曰願出旨以示然素忌公威名又特
問曰許副使如何公曰天無二日國無二王副使惟
有赤心耳宸濠怒曰我不能殺許達耶公曰汝能殺

我 天子還能殺汝特先後間耳遂令人執公暨孫
公以出公顧孫公曰達壽昔之言正爲有今日耳遂
俱遇害於惠民門外時盛暑尸不臭蠅蚋不近數日
而容猶如生秋七月提督軍務餘姚王公伯安克復
省城其部下知縣王冕及一巡檢生得宸濠於鄱陽
湖以獻王公於是省城內外人皆素服哭奠於公柩
哀如父母王公命有司祠祀之又疏奏其忠烈今
上卽位論功定賞贈公左副都御史謚忠節遣官諭
祭安葬且命有司建祠其鄉蔭其一子場爲錦衣衛
正千戶嗚呼若使公職司內庭必能計黜權臣制宸

濠於未然不然卽剪盜策行豈惟可寢其反下而數
萬生靈之命上而九重南巡之禍皆可免也嗚呼
此予於公之死所以嘆息痛恨而流涕者也初都諫
張元傑曰許汝登自江西寄予文山詩一帙外有題
封而內無簡書以漢卿觀之寧邸其殆爲變乎汝登
其殆爲文山乎未幾果然然則公之志蓋已豫具乎
公年二十六與予同舉戊辰進士明年授山東樂陵
縣令卽能令行境內辛未春劇賊劉七齊彥名颺起
畿甸焚屠城邑殺戮長吏公先築濬城隍貧富差工
越月而成又使民各起墻屋外高過其簷仍開墻竇

如手才可容人家令一壯者執刀伺於竇內其餘人
皆入隊伍令之曰守吾令視吾旗鼓違者有軍法首
功者上賞又設伏巷中洞開城門未幾賊果至旗舉
伏發賊火無所施兵無所加遂擒斬之自是賊不敢
近樂陵城撫按交薦其才武宗超陞山東按察僉
事兵備於武定州是時劉齊二寇猖獗自陝以東橫
行而武定城圯溝夷不格牛馬民欲崩去公力定之
先事築鑿設城樓置巡卒樹岸柳壬申五月劉七楊
寡婦以千騎犯利津公追至高苑縣斬首四十有八
獲馬騾二百四十四未幾賊錢鸞以百騎劫德平公

追戰於楊二左一鼓坐剽平之自是賊南奔狼山颶
風敗舟乃滅郡人立破寇安民碑以頌其功嗚呼劉
齊之寇其勢已大非宸濠之初起可比而樂陵知縣
武定僉事其官又小於江西副使者也乃公能成功
於前而不能保身於後者何哉職有專不專人心有
同不同也嗚呼若使公官在內廷而有專職將天
下可無事矣乃獨使公殺其身以成仁傷哉公諱遠
字汝登河南汝寧固始人幼風骨秀異不妄啼哭及
八歲就外傳卽能誦詩習禮如老成人然則忠節之
事蓋其性之所受學之所得乎司業郭价夫曰公之
死忠乃其素定非臨難倉卒而委之無可柰何者果
哉又曰國無忠義曰亂臣無忠義曰賊公之死可謂
國之光而臣之防矣公死難時年纔三十六子三人
長卽瑒次統次縱皆學生瑒好學而有器識旣葬公
號泣六年而後就蔭及授錦衣謁予曰吾父如此死
而瑒今乃冠帶哭不能仰視予亦爲之墮淚曰公其
有後哉

江西提學副使唐公錦行狀

嘉靖甲寅四月十有二日龍江先生以避倭去其鄉卒於華亭之石湖塘距其生成化乙未十二月年八十先生姓唐諱錦字士綱其生爲晉陽靈石人洪武初會大父某監稅於松江之上海因家焉大父容軒府君以長子中丞公瑜先任知衢州府封如其官其次諱某娶趙氏生先生先以中丞廕授金山衛指揮使後以先生仕贈刑部主事母封太安人先生少以文章爲長老所重弘治乙卯以經學魁南畿明年登甲科以特名推修大明會典因親疾謁告歸侍養七

年太安人嚴遣之始復赴部諸預修纂咸授京朝官
先生耻援例止以常資除知大名之東明縣縣治以
河決頽圯披棘負萊隨宜區畫鼎飭一新建言者以
河患不息奏開元賈魯河行北直隸河南山東及漕
運四巡撫議謂賈河淤爲平陸已餘百年且延袤數
百里非動百萬衆費億巨萬無成功前元以開河致
亂此非細故不若隨地隄備雖間有害無他虞四巡
撫籍其議以聞役遂寢其治守已執法一以安民爲
本暇則勘校文籍手不釋卷郡諸公咸遣子受學因
修大名府志十卷正德丁卯監司以學優才敏政舉

民安上其最陞授兵科給事中奉勅清理廣東鹽法
時中官劉瑾方肆貪殘諸所差委一失其望卽中以
竒禍先生查覈積逋百餘萬引除所司侵盜劾寘於
法其餘悉與蠲除方是時復命者先謁瑾先生旣不
隨衆又無所饋遺大忤其意然偵之無可訊也乃坐
以巡歷不週止擬公罪又遇革免乃於法外謫判深
州僅兩月瑾以逆誅轉陞南繕部主事方修 孝陵
中官倚敕欲開橫費一裁之以法視舊額省其半尚
書孫公以是薦之敕使清理蘆洲大洗宿弊壬申陞
刑部員外郎丁艱郡邑重其清素以折奠遺之悉謝

去服闋陞本部河南司郎中諸淹禁過十年未結者
庶其可矜力奏出之竟任內無一滯獄司寇張公每
以戒諸司丙子慮囚湖湘多所原貸遂薦陞江西按
察司提學副使江西士大夫重清議甚稱之己卯六
月逆濠誕辰次日變遂發二司官被械儀衛司後
復移禁東廨兩僞千戶二十校守之以濠行守稍暇
計約火甲奪門出因集城中民激以大義得捕守城
內官杜茂僞千戶朱真輩四十二人奪其鎖鑰一城
晏如時汀贛巡撫王公守仁領兵駐豐城馳請入城
已許其首功其所部奉新民兵率往年招撫姚源遺

寇輒乘亂夜掠燒蕩五十餘家先生將白之其領兵
官畏罪先期譖之謂擒賊多出萬銳非先生功竟以
地方失守落職丁亥究核江西功罪始白其事獲賜
章服致仕丙申子鏊任內閣中書舍人推封中憲大
夫先生平生學務要領不事邊幅爲文莊重典則性
復至孝有古人之行事同產三兄有禮年垂八十神
氣清明聰明不衰尤以仁厚立心樂易可就高年令
德坐鎮雅俗爲薦紳所慕郡邑利病徃徃就問之待
宗黨尤有恩扶衰拯難出自素心平生樹立以清謹
垂法子孫有如其意者輒愀然不樂卒之日神理

不亂危坐而逝所著有龍江夢餘錄壺範諸書文集若干卷上海自創建來先生始修爲成志若干卷

江西按察司副使李公重墓志銘

侯論

嗚呼是爲憲副遠菴李先生墓先生諱重字元任又別號邗江其先揚州江都人國初有諱信者以軍功授揚州衛指揮使尋以事奪職後從戎隸南京金吾後衛籍因家焉相敬父全以先生貴贈戶部主事母趙太安人夜夢五色豸覺而生公公生五歲居隣學舍日出嬉戲其中聞學舍子弟所誦論語孝經中語夕歸盡成誦稍長卽刻勵爲學能堪人所難旣從少宰儲文懿遊學大進以應天學生領弘治壬子鄉薦至正德辛未與予同舉進士同拜官戶部主事時大

司徒爲九峰孫公擬試天下郡縣存積糧儲疏獨謂先生敷陳精覈鑿鑿可行雅敬先生焉河南山東流賊猖獗朝廷命將出師先生分理軍餉有功賊平有錦綺銀牌之賜明年奉璽書督賦兩浙端本振法風采自持澄挾弊源人不敢易時鎮守劉璟所侵官銀至二十萬計密欲重有所遺以緘口先生正色曰與其遺我孰若爲民償所負以足國璟知不可犯盡以所侵輸官自是人皆曰鎮守且不敢爾何況我曹故兩浙宿負當先生時所徵完百二十餘萬爲前後之所希有事竣轉本司員外郎進郎中旋擢守德安德

安部民會有告藩郡校豪橫不法者先生直其民悉寘如法不少貸以是坐深構者再事白後擢爲河南布政司經歷司經歷量移南陽府同知凡若干年用大臣薦復起家工部郎中巡視河道陞守九江至九江未兩月陞江西按察司副使持憲愈厲先生性故落落以阿順上官風旨爲耻坐與上官不協事聞方擬調用會明年壬辰考察上官與先生不協者當其事竟擬先生老致仕云先生在官者二十年未嘗一日律已以恕亦未嘗一日假人以法非其義者雖千金之貲不以爲子孫累其唾而不受於懷也不啻毫

毛與糞土義之所當爲者雖匹夫匹婦之寃毅然以身任之也王公貴人有所不避去德安而之河南之日士民哭送出境迎其主生祀於名宦祠中久而民猶有感泣者語在大理常君商臣去思記中曾以南陽同知攝郡事爲民興除不異真守民以李青天稱之焦員外希程者所爲作青天公傳也平生所辨寃獄在在有聞南康有立廟廬山歲時祀以報公者至今猶有口碑存焉可謂能保民矣藩王至貴也朝廷親親之恩至重也先生自分七尺之軀以庇其民自非天子仁聖優容豈罪止於謫譴先生可謂遇主

矣尚書席公以中丞巡撫見先生於德安知其事欲調先生以長沙固辭乃已其以經歷署睢州也中丞王公蓋特疏薦爲異材丁亥元日風霾之變大學士楊公一清奏言互錄用守正被謫之臣吏部首以公名請及其歸老之後中丞易公瓚猶以田野遺德音之朝則先生不爲不見知當世之士君子矣然世之人竟不能容先生先生罷歸於耳目筋力未衰之時何也使先生稍貶其道於憲副之時雖不至失官然不足以見先生使當時當路大臣遇先生于德安河南之時亦未必不能知先生如前此數公然則于先

生何憾哉始先生舉于鄉時家貧歲教授生徒以供
其旨親沒喪葬一依于禮一日於損菴梅公家有風
木之感因痛哭不止人爲動容及其歸老而貧如昔
至教授徒高淳溧陽之間以自給尚書霍公韜欲以
所毀淫祠爲修葺草舍之資辭欲贈以廢寺田又辭
易簣之時有奉先人遺訓拳拳以不爲不義戒其子
其一爲先生未仕之前其一已仕之後與死生之際
則先生之著于平昔者豈有一毫矯激于其間哉卒
之日爲嘉靖戊申六月一日也距所生成化己丑五
月二十二日享年八十

江西副使薛次公甲傳

張時徹

薛次公者名甲字應登號畏齋江陰人也厥考曰浮
休公章憲負不羈之才有輕世之志倚馬命詞藻麗
溢發其於榮名拾芥不啻也而早捐仕籍抗跡烟霞
希仲長之樂志著王符之潛夫意興所屬輒輕數千
里而赴之無留難者公受過庭之訓方在穉孺已了
解古文詞矣已又厲志作聖之方日尋繹晦翁之學
動以爲準因以畏名齋比諸書紳云嘉靖壬午舉於
應天己丑舉南宮觀政禮部時河間李尚書試諸進
士以時正論公獨冠其曹遂籍有景譽會選臺諫輒

授兵科給事中蓋異數云公遂四上封章以匡違拂
而其末攻排異端尤力時方士邵元節以左道得幸
親爲肺附與貴溪夏相國表裏爲奸怒公之齟齬之
也甚其黨饒秀劾公競進佞諛銓部謫湖廣布政司
照磨當是時公以所學驗諸行事有未盡合益取象
山陽明遺書而叅伍之合異爲同反博于約充然有
得也壬辰陞浙江寧波府通判此兩職者蓋世所稱
散曹也公事不避難歷試輒效而詰奸慝良尤爲孳
孳人曰世恒病遷吏偃蹇任使罔功食祿奉上不常
如是耶乙未陞保定府同知丙申陞四川叙瀘兵備

僉事其地固戎蠻之所都也狶噬虺螫鬪鬩無

命吏率以夷委之公曰是不有政乎鑿齒雕題孰

吾民者乃興利除害寢兵息爭解蒙撤累世之讐靖

永摛方萌之患談者多焉庚子陞江西按察司贛州

兵備副使人張法紀振刷宿偷誅葉廷春之負固拓

平角水之堡城而民始有遺育矣他如清屯糧之隱

蔽却鹽稅之羨餘立小學以教新民議團保以飭部

伍峻防石畫凜凜一方之保障不徒炫節且容古也

時分宜嚴相方貴寵用事而其子之蕃干亂政照

黜日月公治與之隣諸作奸犯科者率藉嚴斥爲城

社而公直行一意罔所顧忌苞苴問遺又絕不與通
由是大忤嚴氏而欲甘心焉會大弊群吏風言官拾
遺罷免知者駭焉曰嗟哉秉國之鈞獨柰何求多於
善人乎公語其子曰物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吾甌
之性不能適俗若曷進不止必有殺身之禍今得王
首丘幸矣幸矣公既歸不自給乃與家人計以授田
自食其力樹執隄防曲盡方畧所穫率倍他農治
之外一無他營家居不入城府縣官蒞任始一修
有以公事來咨則吐其衷應之曰庶幾小補於邑里
耳辛亥以後倭寇陸梁暴于內地公請築揚舍之城
罷諸鄉之堡守君山之險操團練之兵嚴選將之法
率鑿鑿可行至於表錢尹之死忠葬死綏之群旅
家粟以食寓戶用密計以破內應白庫後糧後均徭
之大弊規水利之興復皆人所扼腕與歎者也晚節
勅斷家事一切無得關白蓋其神誠有所寓也公嘗
言平生受益者三友一曰貧二曰病三曰患難貧故
知節用病故知保身患難故知處世學者未有不由
此而能有成者也平居無隋容待妻子如嚴賓侵晨
必入家廟肅揖次至賓館子弟後至者呵責之常曰
人五倫爲大故凡倫理所在必本諸心以求至當如

讓先世之產於伯氏群族子弟而教誨之特其一二
大者耳公自少力學老而不衰真於忘食忘憂者無
異而尤篤信象山陽明之遺訓故其言曰格物卽所
以致知慎動卽所以存養成物卽所以成己無暴卽
所以持志與夫一在精中貫在一中約在博中恕在
忠中皆合一之旨此意了了則六經四書與夫大而
乾坤細而毫芒無非此理皆可一以貫之此學之所
以爲易簡而非遺棄物理自討便互之謂也其他與
同志辯難生徒授受不下數千萬言備載各集今其
傳者有曰易象大旨曰四書口義曰心傳書院講義

曰心學淵源錄曰執文類稿曰執文類稿續集海內
聞人若鄒東郭氏歐南野氏胡栢泉氏羅念菴氏唐
荆川氏林東城氏蕭鶴臯氏錢緒山氏王龍溪氏何
吉陽氏萬履庵氏管南屏氏朱近齋氏林艾陵氏趙
延陵氏皆公所與遊講明斯道者也論曰天下將治
而人尚行天下將亂而人尚言今之談道者其尚言
乎尚行乎余不能一一知之矣若薛次公者仕不毀
操處不隨俗推講說之緒言爲制行之準的謂之尚
行非耶諺云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余故表著其事使
後之論世者有所考云

江西副使葛公廷章墓志銘

許穀

曩余濫竽文部嘗知柳泉公比視學江右公適擢憲副繼至遂得爲同官乃東西接舍出入並與講德議政各吐膺肺盖由由焉若平生交也今年夏公邁疾非奇奄忽不救余行部歸拊棺臨痛哀不能禁嗚呼仕路投交非可指數特良知鮮遇耳乃今旣遇輒又以凶折天闕不使永好豈不傷哉按狀公諱廷章姓葛氏字朝憲別號柳泉其先句容人也國初封肅王於蘭州公七世祖某隨侍遂爲蘭州人公少負奇穎潛心墳索年十三卽游藝泮學卓有雋名長之逸氣

凌駕時哲視功名直唾手耳乃三十猶不第公曰豈
時命謬抑操習非耶於是益肆力窮討靡間昕夕有
昔賢下帷鑄硯之勇嘉靖丁酉中陝西鄉試戊戌連
舉進士觀禮部政旋授行人奉詔列藩守法惟謹忠
勤清亮名蓋裒然起也辛丑選戶科給事中敷奏詳
核規諷明讜其彈擿務持大體不喜攻訐巡察內庖
裁革冗靡尤多甲辰鳳陽缺守銓部以京輔劇郡又
中都皇寢重地非公不可乃疏題使往比至郡歲適
大侵群盜蜂起衆方議撲滅之術公曰此良民也特
奪於饑寒耳不如諭之便遂懸榜境內曲示禍福群

盜各警悟引去境內始安於是計口多寡發粟賑貸
饑民多所全活其子女散鬻者徃徃捐捧收贖率樂
聚如初蒞任三載訓農勸學興滯剖壅百廢具舉號
稱良牧又嘗疏帑庫羨積于朝數至累萬盡解民部
大助邊餉公益畧無所點云丁未陞江西按察司副
使分道南昌南昌簿牒填委訟獄詭健公防範旣精
剖決尤慎奸欺內息請謁外屏以故疑讞競白平反
無冤頃刻之間洪都改視然文非深刻政皆簡重人
莫不畏而愛之旣抱疾偃牀猶批駁如素卒正襟危
坐順命而化嗚呼若公者豈不謂處國如家死而後

已者耶公稟性沉毅守已端恪孝弟成于閨庭仁邨
達于姻黨且爲政不苟律下孔嚴入仕十年所在以
公清得譽長者見思加以方面廣賴獄時雲立咸謂
其有台鼎之相乃大用未階中道而殞天之予奪馬
可究哉公生于弘治甲子卒于嘉靖戊申得年四十
五

江西按察司兵備副使沈公鑿墓志銘

康泰和

公名鑿字大新少好學工屬文每試輒冠多士領戊
子鄉薦登乙未進士拜興化府推官興化繁庶甲閩
中刑獄諸務簿牒填委豪強依憑城社未易窮詰吏
民仰視側睨公爲之如素所熟細析毫毛精中膏肓
兩造至前情輒披露公旣善燭人微隱又惻怛懇款
不以得情爲喜故不鈎摘而刑自清不峻厲而姦自
戢間攝莆篆適歲饑公爲開廩發粟勸借平糶以濟
之催科急甚公力白當道權互從緩需補秋成海堤

數決頻海之田盡沒既理旋壞公歎曰堤以爲民顧
反勞民于是躬親督視拓狹以廣易土以石雖颶風
陡作而甃鑿完固恃以無虞漲有新畬防無溢水一
勞永逸民比於邵埭范堤云其盡心民隱類如此都
憲巡臺相踵薦奏公才可大用而公亦以考績行矣
民遮道泣留不可則共乞公所持筴以去建仁風亭
勒石紀頌比甘棠之思焉庚子擢南京工部虞衡主
事榷稅蕪湖榷稅故毛細易汗爲之者往往矯厲苛
核激其跡以自炫而無藝之徵願沿襲不改公至首
除浮梁之稅爲籍者三一存堂一在門一頒縣商之

輸稅使自取三籍書之及上計卽以是籍上不更籍
公至數月額稅僅十之二當事者素知公賢以歲額
不及爲公慮密勸稍益之公曰什一法也法可易乎
率不益商賈服公廉明至惟恐後稅反浮于額人益
以是重公甲辰遷都水員外郎晉兵部職方郎中奉
詔選士稱旨尋調武選郎中是時武職當考課尚書
南塘宋公以爲非公不可請于朝故有是命公矢心
精慎藻鑑明清軍政肅然一時稱得人云丁未擢興
化府公舊治也吏民素諳公政教奉法循理不勞而
治僅四月以憂去服闋補知延平府公下車詢民疾

苦厲精政理躬節儉以甦坊里均羨縮以舒驛傳祛
冗蠹以清筦庫置徼軍以修火政至若革舟稅蠲楮
贖惜民力慎軍儲不可殫述語在遺愛碑中而尤加
意學校表厲名教課諸生以業躬督勸之獎飭髦俊
後皆成大名並所素課豫識士也剡薦交上擢公江
西按察司副使奉勅兵備饒州至則嚴飭衛所懲怠
勞勤咸有成法俄而疾作公上疏固求解職待命久
之未下時江中劇盜數出歿剽掠爲民害公不敢以
疾固緩國慮募集精勇親授方畧盡擒獲之淮府奏
討長港遇例還民復勒民私自買之爭久之不決公
謂旣革則不當入之府已賣則不當歸之民互准律
官收其利以給府婚嫁喪葬費而民間無名之賦賴
以省其經畧周詳推此可知也未幾公卒民相與呼
號涕泣赴公之喪曰公盡瘁急吾人之病而公顧以
病捐吏民耶閩人亦千里赴之喪還自縉紳大夫及
閭閻田野咸走哭盡哀閩人列公治行得請當道祀
公名宦而嘉人亦相率上公懿行於監司祀公鄉賢
鄉評之衆人無異辭去後之思沒有餘泣斯亦可以
徵公之德也已公內行脩飭于天性尤篤事親順志
承顏孝養備至居喪哀毀踰禮孝感鄉閭伯兄早世

教姪使成立姊貧不能給迎歸養之待宗黨嫻戚肅
雍而和扶持周卹委曲備盡其用意篤厚在人倫風
教之間非貌爲惇洽而情不至者也居常不以賢知
先人然與公遊者莫不敬讓之與人交溫溫若恐不
當其意待下好掩其惡而揭其美人皆樂其長厚至
於利誘勢怵則屹然不可動也典郡時所行諸善政
鄰郡莫不師效爲之然不言而信不嚴而成事咸奏
功而名霑實惠則惟公能之他郡莫曉公以何道致
然公又闊舒自信非挾數舞智如世所謂能者亦其
坦率真惻誠款動物有以得人之力入人之深也嗚
呼若公者雖使所稱循吏古篤行君子亦何以加焉

江西按察司副使吳公源墓志銘

茅瓚

公諱源字宗乾別號龍江其初自汴從宋南渡家錢塘上世隱德弗仕至曾大父士寧始以其少子誠貴贈右副都御史生子謙授徵仕郎謙生濬松江府同知濬生公公生而茂異旣長內奉松江公教外與其兩叔父叅政公玘御史公瑄相摩切學遂大成弱冠補郡諸生以文高當廩會同舍生年老輒讓之惟益務讀書如故每學使者臨校藝往往置高等嘉靖戊子 上命選朝士有文學者出典省試而長洲陸浚明無錫華德啓兩公者實司浙得公文奇之以禮經

第二人薦戊戌中會試式及廷對下筆數千言上
覽之賞其切直賜進士二甲第三人授工部虞衡歲
收諸所輸縷若軍仗當事者忌其濫惡輒鹵漬而刀
碎之輸者大困及公以膏硃印識縑兩端以火烙印
識軍仗濫惡者不得行而民免於困荊州例推稅當
事者易以垢壤公受命往權滿歲卒以廉稱尋進屯
田司員外郎會太廟後興江淮運木者多後期不至
上復以公往劾慢吏詔械逮有司震恐事遂集然勢
家亦以此忌公迨遷公遂得廣西僉事閱歲有追叙
公勞者稍改江西其廣西特兵部尚書惠安張公實
總督其地負才望察吏少當其意者及見公獨折節
下之入叅謀畫出董師旅多以屬公時屬郡劇寇
人妻以邀厚贖官兵不能制公用間擒之并滅其黨
及徙江西行部至南安方解轡即按治知府某不法
事某即日解印綬遁去贛故所招新民互格殺會有
以反告幕府議以兵往公謂仇殺新民故事耳激之
則易以滋亂不如遣間諜柔之幕府善其策果如所
料民得免於兵遷福建布政司叅議福道里固遠阻
京師令歲出其所徵易輕齎市諸物以輸而所市物
利害相去或倍蓰管輸者偶值其害即破家不足償

役益通不赴公至三分其等爲上中下以極利兼極
害者中則自爲一等無所兼輸者趨便而役益集久
之會御史某以清軍至福檄公厚聚賂以貽所趨附
公却之改遷江西按察司副使舊僚在福者或勸公
遜謝以釋其恨公益却之乃竟以是被摺而公方厭
仕進冀以老歸卒亦果如公志而公仕江西職兵務
其處置尤備今鄱陽湖中令沿境遮護客舟使盜不
得劫卽偶得劫勒其地使羅獲不獲則罪之盜遂衰
息亦其一事也公爲人謙厚簡慎孝友惠慈貞亮明
允故於家於鄉於官靡不以德稱至於窮研博極稽
考作述則又爲當世學者之所宗云晚闢龍江書院
老其中鄉大夫士造請無虛日學宮憲老郡侯鄉飲
得屈致上賓以爲重迨其歿諸生爭走請列祀鄉賢
而督學范公亟下其議令所司報行噫可以徵德矣

江西提學副使金公賁亨墓志銘

洪朝選

公名賁亨字汝白清明醇夷剛介端重得於天稟自
少卽知爲學絕去外慕不以富貴利達動心台境僻
山海風氣完固與他州郡不類自國朝來踵有名人
其氣節視古夷齊逢于之流先生生其地故亦以名
行節操自砥一日偕其同郡友應公大猷遊南雍遇
海寧許杞山爲同舍生論學豁然大悟乃知向之所
學者名檢爾自嘆曰是豈名檢足盡乎朝夕過從以
講論咨叩爲事杞山者許公相卿也以學行著於浙

中先生既知學問大指於是毅然以聖人爲必可學
動止作息語默酬應務與學俱嘗愛橫渠一時放下
則一時德性有懈初學當以心爲嚴師及伊川整齊
嚴肅則心便一之語日用工夫莊敬嚴密言動有紀
細過必錄諸儒論學方要有籍以求至夫聖人之地
蓋踐履旣篤德性堅定矣而先生之心不自以爲足
也及留曹謁告屏居數月取明道延平二先生書反
覆潛玩若有會於心焉一夕夢明道伊川二先生在
坐先生詣前拱揖伊川起謂曰家兄最好工夫覺而
大悟乃知前日工夫用意過苦責効大迫反入於銳

進助長之病其於澄然真體似未有悟入處由是

學一以明道爲宗嘿坐澄心體認天理一意涵養體
認勿忘勿助久之端倪呈露靈明畢照隨遇順應不
倚色相不加襯貼真趣日融內外合一矜持者裕莊
敬者舒於明道所謂不須防檢不須窮索延平所謂
洒然冰解凍釋處不覺已優入之矣教人而必先之
端已範物由身以達諸言其所建立章程施置規模
大抵主於崇禮教悖俗尚端蒙養不爲彌文末務而
推明先賢之道以繼前哲表章儒先之言以淑後人
意惻如也在楊舉行四禮脩釋奠儀新樂舞斥大僚

之冒祀賢祠者黜無行士之夤緣援例者在貴陽未久而遐陬丕變在閩發明晦菴之學本之延平豫章龜山明道具有本末端緒其始人士習溺舊聞尚未之信先生既闢道南書院以崇祀五先生復記其說於書院之碑刻五先生之行述語錄載於道南錄中由是閩士始知晦菴之學師承之所自也明道嘗以敬而無失發明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而龜山之教亦令驗道心於未發厥後豫章延平晦菴畫一相授迭衍以光又因羅李二先生之從祀疏於朝曰李侗宋儒朱熹之師也侗學于羅從彥從彥學于楊時時學于程顥嘗送時南歸爲人言曰吾道南矣顥豈輕可者而歎以此稱時所傳于顥而以授從彥者卽濂洛諸儒所以維孔孟之統者也又曰五先生氣象稱述於門人弟子者如明道之表裏洞徹莫見瑕疵如龜山之終日不言喆然而飲人以和如豫章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如春風發物如延平之冰壺秋月瑩徹無瑕如晦菴之心度澄徹瑩無查滓特爲表章叅驗考證源流統緒灼有明徵又擇其志向尤異士子聚之養正書院相與推明洛閩微旨在江右優選屬郡志行之士群之白鹿書院中親與講論聖賢爲學次

第明濂溪過化之由究鶩湖同異之旨所以開發成就之者極其懇切士人多所嚮風而惜其不久也其他居刑曹僉臬憲本人倫天性以斷獄不專專爲文吏法家事而於貪吏豪民之虐民敗宗者則痛裁以法一不少貸也先生天性至孝自筮仕至休致未嘗離二親側事繼母陳安人極其誠敬年五十丁陳安人憂執喪愈謹三年不入私室弔客待以蔬饌殯塋不用浮屠傳家以忠孝勤儉教家以冠婚喪祭表祖先迷失之墓立宗人會祀之祠置祭田嚴祀事修譜牒纂世德率子姪謁家廟遇祭祀雖嚴冬甚寒必沐浴齋戒至老不異處暗室如公廷對妻孥如賓客薄田數十畝僅給饘粥皆先世所遺而未嘗輕受人一介之餽衣服冠裳必遵古制起居食息具有常度雖造次顛沛未嘗少變於平時也雖可怒可愕未嘗少萌於形色也居鄉非大禮足跡不入公門而於民間利病先哲道脉孜孜盡心如辛丑海湖之變言于郡縣所全活者以萬數晚歲尤喜讀易因書其所自得爲學易記其於大學中庸亦有成書至論晦菴之學原其三變象山之學明其非禪則皆近世儒者之所未及於本朝諸儒歆推尊白沙以爲合於聖學爲之

擇其要語以示學者若先生者可謂道德之完人儒
林之先覺者也有學易記學書記道南錄大學中庸
議象山白沙要語台學源流之集臨海縣志皆傳於
世先生生於成化癸卯距所卒之年月日享年八十
六臨終戒子弟嚴終事一如家禮無一語他及子四
人立愛衡州府知府立敬福建提學副使疏羅李從
祀于朝雖未報允而君子以爲能繼先生之志立相
南京武選郎中

副使汪忠愍公一忠傳

汪公一忠字正叔歙潛川人也其先唐封越國公者
家績溪至宋叔敖徙歙明興曰彥仁汝珍以行誼著
里中汝珍子存道娶方氏是生正叔存道封文林郎
河南開封府推官贈奉直大夫工部郎中方氏封孺
人加封豎人皆以正叔貴存道家自大父賈子孫修
業而息之積累贏利日有所起乃存道思以儒起家
授正叔古人書讀之孳孳亡倦有篤行之志蓋自爲
諸生時已裒然稱髦士矣已而入爲博士弟子所游
知交多四方知名士以故博物洽聞通當世之務薦

紳大夫游其聲者日衆正叔應京兆舉中選時今
上之十六年丁酉也二十三年甲辰登進士第始仕
爲開封推官洞達政理恢郭有大度亡苛察其奸法
者一亡所縱舍河南杜氏殺人當抵罪吏故欲出之
杜知正叔必譴死乃行寶玉存道所存道叱之曰若
賂我乎必真殺人耳天道甚明可欺耶正叔聞之寘
于法嘗微知郵亭老人陰殺亡辜欲按之亡狀會行
郡老人謁正叔目攝之屬有訟老人他罪者正叔厲
聲曰老人有重罪顧不訟耶鞠之遂得殺人狀老人
伏辜餘皆股栗郡中人愈益賢正叔三十七年巳酉

遷刑部廣西司主事正叔業已報政去郡聞父喪山
道歸後三年如京師乃補前官曹事且簡諸尚書郎
得偕事文藝是時山東李于鱗李伯承吳興徐子與
姑蘇王元美番禺梁公實揚州宗子相瑞州况吉夫
楚人高伯宗劉子成咸以文章相命正叔摛詞古雅
不作近代語盖斌斌然稱于藝林矣上城京師改
正叔工部主事俾董其後明計筭商功利工速就而
財用省上嘉之三十二年癸丑遷員外郎尋遷郎
中蘆溝橋水溢決河堤害民甚上命正叔治之至
則水乃大溢乃繕完故堤增卑倍薄財役用節人不

告勞三十七年戊午遷江西按察司副使海寇起吳越閩廣間且暮且及正叔議練土着兵備之會廣賊劫掠部中遂議出兵或謂我兵未合願少湏臾也正叔慨然曰賊烏合耳我兵怯令賊益張至不可撲今歛衆自固計得矣如民何吾不忍乃督兵戰賊覘知兵少不習戰以其衆至不可支中軍請左次正叔斥之曰食國之祿而不死其難豈忠臣乎乃躬自格鬪矢中二賊一賊前復拔刀斬之以死遂遇害妻互人程氏聞正叔死自投於井家人援之出不食者數日或曰夫喪不待非禮也乃強聽食喪歸六日不食以死事聞 詔贈公光祿寺卿謚忠愍廕子居敬爲郎衣衛百戶程氏贈淑人並賜祭葬立祠夫正叔以忠義死誠知所處矣宣人感慨不食赴死如歸雖古烈丈夫何以加哉知正叔刑于之化素矣子居敬居功居業居朝皆讀父書世其家

九江兵備副使陸公州傳

陸州字汝行海寧人嘉靖甲辰進士爲人貌侵弱不能勝衣至遇事剛斷敢爲卽責育不可奪嘗以南昌校官典湖廣鄉試故事校官處簾內乃品題之權御史多屬之簾外州旣默默不自得比定解額諸校官與御史俱坐至公堂州偶抽中式二人卷閱之頗紕繆州起袖二卷懷之以詰御史御史不能對卽爲轉易二卷同校者慄慄咸服其持正已遷刑部郎出守常德會鼎建三殿湖北木運孔棘部木使某者頗乘勢爲奸利民間騷然州至爲調停差撥以陰折其

非一時屬路賴以按堵先是榮藩嘗請郭西濱江地租而併稅鱸筏之泊埠者久之中官愈益橫索或闌及經行鱸筏商人苦之州廉知非例下令禁治之中官惴惴憚州自是相戒歛跡郡受沅靖五溪諸水故築土堤扞之春夏水暴土蝕則兩岸之間不辨牛馬州請易土以石募民貲蠲帑金爲長堤百五十步高四仞廣半之澇至始不爲災縣官以賦則淆混徵歛無藝良民或倍輸之稅乃強黠者終身負責漫不裁省州戒民毋入城納稅第置循環二籍鈐發里甲歲令沿戶按額取之而納戶得以所納期限稅目白註

於籍月終更互考成之完負悉有稽覈公賦大辦常俗不習爲商歲亡論豐歉穀一入亟圖貿商金以償官逋不且賤售富家因而爭時趨利故左右數從吏縣官願留穀防饑便毋令販而出境州嘆曰此豈爲居積豪地乎民無金無賦無商無金柰何坐自窘東耶遂下令曰敢有以過糴爲言者置諸法自是商民得通易有無驩然稱便州治郡三年不爲烜赫可異之政惟務約已愛民他如均傳費獎士類厘賑恤每事必爲之區畫期於奉法循理而已後以考績行尋擢九江兵備副使民生祀州于城北又一二年丁內

虞後金 卷之八十一
艱卒於家訃聞郡中父老率子弟朝夕慟哭祠下如
喪考妣云

江西按察司僉事馮公本清墓表

李東陽

浙之餘姚有僉事馮公者諱本清宋樞密使京之後
曾祖通義祖彥誠考伯泰皆隱于鄉公生于洪武元
年少學春秋游縣學膺貢爲國子生授湖廣道監察
御史在壬午之歲盖三十五年也永樂甲申奉 文
皇帝勅同錦衣衛刑科官撫蘇松常三府長洲有宿
盜聚至數百人督兵擒之同事者欲槩論大辟公不
可奏誅其首惡十餘餘差爲五等皆得不死上海行
臺有淫祠爲孽前御史輒避不居公入而毀之妖遂

息他如按賊吏振士風善政尤著再巡四川甘肅亦如之都御史顧公佐重許可凡臺議疏奏俾閱而後行庚寅扈從北狩歸辛卯考績擢福建按察司僉事分巡漳泉諸府兼理海道庭無留案惟死獄必審平反甚衆府歲輸番貨百萬而非其產公請半折鈔以甦民力建寧大水溺者爭附槎木蔽川而下公聯百艘爲浮梁截流拯之活數千百人會天變陳時政甚見嘉納時逋賦繁重廷簡方面官分道徵之公得太平諸府以民貧不忍督迫善爲撫諭民感激爲之稱貸以輸僅踰月而畢事宣德丁未改江西巡饒信諸府與御史俞謙錄囚安仁方莅事忽得風疾端坐而逝俞督官屬治棺斂歸其喪葬焉年六十矣其爲人孝謹廉直不苟爲趨避久且不變嘗自號曰介菴人亦以是稱之

江西按察司僉事陳先生璣墓表

王慎

先生姓陳氏諱璣字廷嘉台州臨海人也先生生有異稟自少有志聖賢之學比長益深造詣永樂戊子浙江鄉試己丑會試名皆在第一時車駕巡狩北京待對橋門與蕭公時中輩倡和有橋門聽雨詩辛卯廷試賜進士出身改翰林庶吉士未幾坐郎中盧信士繫獄遭劇疾弟琛入侍因感疾卒先生哀之然未嘗歸怨於盧久之事白授檢討預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參攷漢唐以來儒先之說折衷之而一以濂洛諸儒爲準書成以疾乞歸就醫杜門却掃者十五

年方嶽大臣咸禮於其廬郡守程侯賢周侯旭鑑尤敬事之民有歐某者以貧故誤濯於法程欲寘重辟賴先生之言得減死周用法尤嚴頑嚚弗率者多杖殺之民懼求悛改周猶欲察其既往先生曰改行從善此在小人所難而猶有不免恐絕其自新之路頑民聞之益感愧圖自新閭里有訟求一言爲決士大犬不幸無過而幸不見棄於先生蓋雖投閒置散而能以善成其俗正統丙辰禮部聘同考會試竣事乞歸執政薦起之陞廣西按察僉事敕提督學政纔五閱月嶺南數千里風化一新丁教諭公憂哀毀骨立廬于墓側服除改江西江西七類素景其風爭自磨濯以求見錄學宮舊有文昌祠悉命撤之滿三載懇乞休致既抵家益謝絕人事惟以成就後學爲務前及門者多去爲聞人顯官推其平日所得於師者以用於時以不畔於道大率其爲教以躬行爲本不徒在於文詞之末也先生博通經史爲文章典則爲詩亦雅澹無綺麗語所著有集若干卷行于世先生家素貧而事母極甘脆母樂其養以壽考終而先生亦年踰七十矣晚年家益貧然急於行義嘗戒諸子遇貧乏者互隨力賑之不必計其多寡若須富而後行

廬後錄 卷之六
百八
恐吾儒終無濟人之期知縣孫振望嘗往見先生顧其廬敝欲爲葺治且請令庖人繼肉先生皆峻卻之惟以毀淫祠除宿弊數事爲言曰使一邑安則璫也受賜多矣天順甲申 今上登極詔進階朝列大夫明年成化改元正月癸酉先生卒春秋八十有二

僉憲楊君太榮傳

程敏政

君楊氏諱太榮字崇仁其先居湖廣麻城至君高大父德言元季爲統軍萬戶有事于蜀因家鄴都曾大父文興父弘道仕爲邑之訓術通諸家負識鑿嘗幼異君曰此子當不凡遣入學爲生徒而勗之君果穎出流輩業精行成思亢其宗以天順丁丑舉進士鄴都邑陋僻國朝舉進士自君始君爲人剛直而宅心恕每思爲有用之學故遇事不可卽勇持之未始以人言自沮也筮大理評事所讞獄必反覆參驗得其平而後已時廬陵王恭毅公長大理慎許可更官

屬十餘人獨才君可大用值有詔大臣各舉所知者
公卽以君名上升江西按察僉事江西民譁訟繁君
治之不勞而辦嘗行部九江寧縣盜猝起攻陷郡邑
殺將吏衆相顧愕眙計無所從出君不動曰是惡能
爲徐授策甲士躬督之與格大蹙其衆禽其首羅萬
珪及黨與三十人未幾盜復起九江君馳往掩捕之
禽其首舒原一及黨與七十人南昌豐城爲萬珪餘
孽所苦君戒指指揮王鏞密捕獲之凡五十二人自是
所部帖然無敢倡亂者南昌有權貴人被盜其壻誣
仇家數十人君察其狀盡釋之衆危君君毅不顧曰
某不能以民命附勢也久之真盜出危者皆愧君
昌豪民楊洪三武斷鄉曲以盜誣朱槐等二十八人
死且半君辨其誣而寘豪于法閩邑稱快九江衛石
戶田春與巡捕指揮李貴不相能貴知御史金忠素
刻嫉盜引春春不勝榜掠誣伏君獨疑之以白御史
石玉玉視案曰成矣時多憚金無敢爭者君卽日上
其事事下立雪春等十七人聞者壯之君旣以洗寃
澤物爲已任不能復與人媿媿遂大忤權貴人以成
化甲午致仕去去之日吏民數千人乞還君當道者
方謀所以處之而君有決志不留矣君歸蜀鄉人莫

不高其節然君亦不能恣然忘世凡鄉人孤弱而爲
奸媒理直而爲暴令所錮者君必爲言上司曰某也
寃某也橫其言一出于公上司亦敬聽之寃者得不
死而橫者歛迹君事親孝一第後卽有父喪哀毀盡
禮家饒于貲而喜施賑窮濟涉揮所有不吝君在江
西貴溪高都憲上達嘗贈之文稱曰偉丈夫其歸也
南昌張太史廷祥大書其行卷曰林下一翁而序之
兩公亦近世聞人其言殆可徵也 論曰世率以爲
刑官少仁故多不利其身與其後者是大不然刑所
以輔世之治而濟夫仁者非以示厲也彼寃者釋而
暴者伏其辜皆仁之用而謂刑官少仁何哉刑官少
仁固繫其人而豈先王制刑之意哉若楊君爲刑官
中外十餘年所全活旣衆而又進退以之亦求不失
其本心而已然壽終名完而有子世其業將充拓而
光大之利孰甚焉吾思世之論刑官者怠于仁以爲
利而弗之省也故爲之立傳君以弘治甲寅八月十
六日卒年七十有三子孟琦陝西華陰縣丞孟瑛舉
進士爲刑部主事其言議操履有父風

江西提學僉事前翰林編脩黃公仲昭墓志銘

林瀚

予友未軒黃先生以正德三年十一月一日卒於家
公出唐御史潛之後勝國時有醫學教授曰大有者
公之高祖有封工部主事曰文圭者公之曾祖 太
宗朝有曰壽生者以翰林檢討為纂修五經四書官
公之祖也考子嘉為東鹿縣知縣公諱潛仲昭字以
字行未軒其別號晚更號退崑居士世家莆之東里
公以天順丁丑補郡庠弟子員己卯舉鄉試第六成
化丙戌舉進士第二甲被選入翰林為庶吉士丁亥

拜編修尋外調爲湘潭知縣又復內移爲南京大理評事歲癸巳陞寺副弘治庚戌江西按察僉事總學政歲丙辰致仕歲乙丑詔進階朝列大夫公十五六時卽篤志古學爲編修甫三月與同官今大司成章德懋檢討莊孔賜同以燈疏忤旨一時士大夫有三君子之稱先殿元羅應魁亦以修撰言事謫于是又有翰林四諫之號公謫湘潭時給事中毛弘等直公等公與德懋又同得前大理之命寺之直堂守門隸卒率皆取其直而逸其人上下相安以爲故常公謂義不當得竟不取評事納薪者例二人同官者援京例擬增一人以上請公與德懋曰吾二人有罪謫方省愆之不暇敢議是哉不署名今不署名他日得之亦不敢受也時有臺官縱子弟不法論者曲庇之公不許有富民兄弟相訟其家器物多干法當沒入官富民廣交游論者亦曲庇之且陰私善公者公請公亦不許戶曹屬吏有爲監倉大僚所構陷者公曰罪下官以媚大吏吾不爲也亦不許又有數人同爲強盜不得他財物惟得一婦人去相與汗辱之後竟粥之論者坐首惡一人大辟餘以未得財從末減公謂人與財孰重旣得其家一婦人且辱之且粥

之謂未得財可乎亦不許凡所不許者皆反覆辯駁
務盡其情所司亦多是公卒歸於正由是平反號多
而忌公者亦衆矣三載秩滿請歸省旣歸半載之間
怡愉膝下束鹿公與鄭孺人甚安之還官僅半載是
爲歲乙未丁內艱其年十一月繼以外艱公之居喪
也水漿不入口者殆數日其哭泣也恒夜以繼旦人
至不忍聞四年之間不離苦塊食惟蔬菓酒不入唇
成化己亥服闋赴京遂引疾乞歸或勸之留公曰吾
親存尚不能俯首取祿以爲養今養已不逮吾復何
求所以必赴此者乞一明白歸爾旣歸築室下臯山
中課耕植木讀書爲文唯日不足暇則與田夫野老
徜徉談笑得美蔭則共酌不惟忘其貴且忘其貧鄉
黨間以關節求者公甚拒之久則胥相信不復至矣
一日廣東提學缺太學生簡進等乞起公不報弘治
改元御史江洪以公與德懋孔暘皆宿學當召用
上許之至是公家食者十有七年矣三原王端毅公
怒爲吏部奉 詔起公令所司以禮敦促歲庚戌至
京公叅謁吏部報入端毅公及門迎之以賓禮揖讓
升堂相向再拜縉紳兩高之旣而端毅公注公充纂
修 憲廟實錄官以湏大用當道者皆公翰林時舊

僚以宿忌竟沮之遂有江西提學之命公之爲教也務先行檢而文藝後責焉慮諸生於唐虞三代之事有未知也於是有通鑑前編之刻慮諸生於朱子綱目之指有未知也於是有綱目書法之刻又以君子立身莫先於禮於是定冠昏喪祭之儀刊布以示後學至於考校之嚴取舍之公則不待言矣歲乙卯仍疏乞歸慮不得報繼以二疏得請之頃喜動顏色郡邑師生以禮爲餞公一無所受旣抵家尋舊樂如故聞之八閩通志延平興化邵武南平縣志暨宗皇帝實錄事目皆出公手公蓋精於校閱契勘未嘗以勞言用是精力亦盡於此矣公聰明敏達凝重純篤平生刻苦爲學書無所不讀務究道德性命之原不爲口耳章句之習作爲文章典重渾厚亦無艱深聳磽之語雖剛方然不至絕物雖含宏然畛域甚明無譁語無情容身若不勝衣至於辨論古今商確政務則又犁然執議勇不可奪辭受取與嚴而真實苟爲非道一介無取其英英邁往之氣自其壯年已高視無前矣是以振策長驅略不顧忌雖觸逆鱗墜深淵未嘗少動其心及其晚年操執愈定惟義是視豈復知有谿谷機穽在吾後先當前却哉是以其進

也非苟祿其退也非避事孰得而輕重之哉公生宣
德乙卯距今戊辰得年七十有四

按察司僉事陳紫峰先生琛傳 王慎中

嗚呼士敝於場屋之業而固陋浮淺狃其心腑專一
經以自業茫然皓首尚不能通其義以傳於繩尺之
文又烏知所謂聖人之學哉宿輩末生相尋以敝自
虛齋蔡先生出乃始融釋群疑張主新意推明理性
於字析句議之間以與前儒相統承夫所謂聖人之
學者其駢拇於條畫枝指於解訓要以詳夫場屋之
業而其意則進乎此矣虛齋之學方顯士猶鮮能習
其傳而紫峰陳先生稍後自以其意爲前儒文公
朱氏之學未嘗聞虛齋之說也一日虛齋得其文於

故長史李木齋公所嗟異久之李曰此吾徒也虛齋
瞿然曰吾乃得此人爲友足矣不敢爲之師也於是
先生乃介李公稟學於虛齋虛齋曰吾所爲發憤沉
潛辛苦而僅得者以語人常不解不意子皆已自得
之今且盡以付子矣於是講爲師弟子虛齋得先生
而其學益尊蓋虛齋有託於先生而先生無所待於
虛齋也先生之書布於四方家而有之學者治經求
通於朱氏微先生之書如瞽者失相從禽無虞俛俛
然不知所如往士之專精自名所業以授生徒者往
往爲書其卑者望先生之外藩而不見其門其高者

不能以有加也故其爲書矜名立號何啻千百皆滅
沒蔽塞小行而不廣暫誦而輒廢惟先生之書焯乎
昭布大行而久存雖與世相弊可也今書肆所板四
書淺說易經通典是也嗚呼可謂盛矣先生姓陳名
琛字思獻別號紫峰學者稱爲紫峰先生正德丁丑
進士始授刑部主事乞爲南京戶部以便養轉南京
吏部考功請告家居就家起爲貴州按察僉事調江
西僉事皆督學政並辭不赴考功督學皆美官假令
徊翔不去與牽挽而出又當有美於是者穹階峻秩
當世有用人之柄者急欲得先生畀之以自詭得賢

之名先生乃勇退而堅卧無幾微遲回顧望意世竟
不得而榮之蓋爲母太安人之養也篤於天性而不
見有可懷之爵祿由其大以推其細則先生之學者
於書者非苟能爲言而已也家居却掃一室俯仰其
間察見消長於草木葩卉榮悴開落之際景象委蛇
與物共得一枝一葉照映闌檻人所同視而先生茂
對之趣獨遠矣時放於山硯水涯漁樵相問或寅緣
原隰農圃滯談彼各自爲話言先生觀取感倡默有
所樂不問其解否也絕跡公門監司郡邑諸大夫冀
睹其面爲快注意傾下先生拆簡相報或報以一詠
而已亦不盡報也其有報不報惟意所到不視名勢
崇劣禮數隆汙爲度量也由先生之大推之旣無可
懷之爵祿又烏有可羨之勢利可畏之毀譽而舒心
綽形以遊於世宜其浩然自適而一無所累也先生
在仕不久事功無所表見爲刑部好在生人不喜於
得情爲戶部謹於利邈不以自汙此皆砥行植節之
士所能不足以論先生之大也昔由求言志千乘之
國方六七十里之邦自課其用所以使民有勇而能
足者可計歲而見效何其確也若夫及春而制裕與
六七童子五六成人爲侶望沂而浴見雩而風此何

爲者然孔子喟然而深與者乃不在彼而在此其意可知也以先生之高使與曾點並時而生同門而學則鏗然舍瑟之對曾點必不異撰於先生而喟然之嘆先生宜越由求而見賞矣始丁丑榜得士吾郡最有名給事史筍江公于光僉事林次崖公希元中丞張淨峰公岳與先生並以經學爲海內巨工張公尤號爲閎博而傑於文給事公淡於仕進與先生同趨好滯一官以卒僉事公喜事功齟齬於世迭起迭仆卒無所就中丞公方據融顯事功爲時絕出然林公悔其顛躓張公亦以酬俗成務爲多憂而恨道之難行未嘗不高先生之決而慕其清也先生之書其天趣極詣神機妙契在於言語文義之外而已至於語文義之所存字謹其訓句詳其義顯名一門粥粥然如恐涉他足而誤塗徑固與治場屋者設爲如是耳其超然心會離去形跡而遺忘物累庶幾所謂不枝葉於道而全其氣者由是以推先生之大然則論先生者不徒有考於其書而讀其書者尚當有以求先生也與

江西提學僉事汪公應軫墓志銘

諸大綬

公諱應軫字子宿山陰人也生有異稟風格秀朗弱
冠補郡庠生慨然以范希文自期取學齋廩餼周宗
黨之鰥寡無告者丙子領鄉薦丁丑會試第二人改
庶吉士讀中秘書不入權貴門大學士毛公紀采時
譽欲一見之終不往己卯武廟將南巡公抗言

陛下有南巡之意臣民徬徨莫有固志倘不卽收成
命竟欲出狩將至於禍生不虞有不可以言悉者疏
入留中不報復與同館舒公芬等七人上疏懇留有

旨跪門廷杖瀕死館事竣擬公戶科給事中在譴例
詔外補出知泗州泗爲祖陵禁地役煩而土瘠民情
弗知農桑公至首勸之耕買桑而植之募桑婦教之
蠶事至於今猶知隴畝蠶桑之業皆公之賜也 武
宗南巡郵卒馳報駕且至他邑徬徨勾攝爲具民至
塞戶逃匿公獨凝然弗動或詢其故公曰駕來未有
期而倉卒措辦科派四出吏胥易爲奸倘費集而駕
不果至將柰何時中使絡繹道路恣爲求索公率壯
士百餘人列舟次呼聲震地中使沮喪公麾從人速
牽舟行頃刻百里遂出泗境後有至者方歛戢不敢

肆而公復禮遇之於是皆咎前使而深德公駕至
都中使矯詔令泗州進美人善歌吹者數十人公奏
泗州婦人荒陋且近多流亡無以應勅旨臣向募桑
婦十餘人倘蒙納之宮中俾受蠶事實于治化有裨
事遂寢 今上登極召復舊職去泗之日行李蕭然
父老送者皆泣下立祠建碑紀其去後思巡按甯公
欽薦剡有爲政以孝弟爲先治民以農桑爲本水清
月白萬口一詞之語旣入諫垣感知遇恩思自效首
論選后朝儀二事發端始謹微義甚至給事中梁本
茂御史汪淵以言事罰俸公上疏乞恕言官開言路

踰數月廷議以公在館中協舒修撰芬夏考功良勝萬儀制朝倡率諸官連疏乞留車駕爲一時忠良宜隆恩數以優之詔陞俸一級公疏懇辭願以補支言官之罰俸者雖不得請識者壯之時有奏王守仁報捷失實爵賞大過宜當追奪公上疏申辯謗忌者稍息刑部尚書林公俊以執法忤旨去位公上疏請留居諫垣一歲中連上三十餘疏公念親老乏侍奏乞改南以便迎養從之比至留都永嘉張公孚敬安仁桂公萼同官南部方講大禮雅知公名欲倚以爲助議不合卽上疏請遵典禮崇正統以安人心公旣言孝惠太后發引不當由正門至是復有此疏以此獲罪而張桂並大用出爲江西僉事執法甚嚴不爲貴勢撓乃其存心平恕遇死囚惻怛哀矜多所平反然鯁介不能徇人會與巡撫忤疏乞致仕未報抵家築小亭扁曰樂遂巡按江西御史徐公岱疏公文行名于天下忠孝尤爲著聞居官氣節時望攸歸久之臺諫交章謂不宜寘公閑散朝廷復以原官勅公視學江西旣蒞事其條教一本躬行諸士皆信向之今大學士徐公繼其後用公科條無改焉居無何聞封君微疾託校士上饒圖歸計至則訃聞匍匐歸晝夜

號泣執喪如禮服闋臺諫相繼論薦朝廷將起公命未下而卒鄉人議白於當道奉公主於鄉賢祠祀之學者私謚爲清憲先生郡侯南大吉知公清而貧一日獲豪民石天祿將論死令其求公東則從末減石氏以千金丐命公斥絕不許南侯擬築禹廟山隴墻延袤十里民皆驚愕公致書于侯曰論禹平成之功以一方財力爲陵不以爲泰若推其心茅茨土墍而盡力溝洫豈忍以民山爲周垣乎侯聞言而止長沙太守季本著公傳謂公立心願學范文正而又願薰善美文章師韓退之詩師杜子美誠慤師司馬君實夢邁師邵堯夫峭直師包希仁廉潔師趙閱道政治師晏平叔蹇諤師陳瑩中孝養師尹彥明閑恬師林君復其飲酒怡黃亦慕陶淵明而師之蓋取法于古而成其自好不污者也遠近以爲確論嗚呼若公者非世之所謂完人耶所著青湖集若干卷

江西按察僉事蘇君志仁墓志銘

林大春

君諱志仁字道先姓蘇氏其先闢之同安人宋名臣
頌之裔也頌後有爲微猷閣待制者生子某主簿海
陽因家于邑之魯瞻山下復卜鶴壘居焉故今世爲
海陽人高祖諱金瑤曾祖諱經祖諱沂父名思繹封
承德郎吏部考功主事配許氏封爲安人安人以正
德丙子七月生君君生而氣宇清瑩穎敏絕倫幼從
羣兒遊里社中或有以社鬼爲言者衆兒皆驚散去
君屹不動或怪問故對曰鬼之於幽循人之於明也

何畏乎稍長好讀禮承德公使授之禮日記數萬言
間疏諸儒傳註之失宿學皆自謂不及太守策其文
置異等薦補博士弟子自是君名聞郡中矣嘉靖丁
酉以禮經舉鄉試累再舉舉甲辰進士初君既舉鄉
試謂人曰漢儒以經學名家而漢亦因之取士故儒
者各執其師說以售於時朝廷有大災異大變置輒
詔列侯問得失儒者往往依違詔指傳會經義曰此
蓋某氏經云然余竊惑焉夫聖人作經其指本相通
而文或互見彼徒以一經行世何怪乎其說之謬也
乃更學毛詩諸經凡七年詩成舉進士云進士初

除得推官池州池州本江南大郡多豪家而推官職
司理吏故純任法以搏擊爲能而君獨持之以寬民
有赴愬上官所者皆爭蒲伏乞幸下君及見君君從
容爲言聚訟不義狀衆爲感泣多罷去者卽不悛訊
得其情猶反覆勸諭不遽峻民於法未幾鄰郡寧國
大守缺憲臣檄君假守治之君至一以治池民者治
寧而休養有加時有僞爲楚王世子遊者所至如王
乘傳東至寧君不與見也使人言於王曰法王者非
君命無出境大夫不越鄉而交今大王世子不厭風
露而辱臨敝邑故邑下吏竊守封疆義不敢幸見世

子願大王急召世子王報曰此非寡人子也因擒僞
爲楚王世子者戮兵送楚江東南大安後君避新守
還池尋以憲臣薦徵入爲吏部稽勲主事居一年調
驗封明年調考功文選再調考功又明年調文選君
旣再入考功文選位皆次負外郎郎中遇有遷除考
覈嘗從郎中視草尚書所多所論薦及保全善類甚
衆士有去住得所者意君從中贊之亟往候君君謝
不見也是時君在署久同舍惟楚人李封司與君並
晁稱蘇李會文選缺員外郎衆謂非蘇子必李生也
至疏上乃同舍郎補也君聞之歎曰嗟乎是尚未可
以去耶因移疾自劾歸未上尚書使彌起之不起尚
書以此銜君而李封司者復數數升堂語語侵尚書
尚書大怒遂劾李奉職無狀辭連君下內閣調旨少
傅徐公議曰郎屬無大罪願論事尚書前辭過訐其
削俸示罰可耳尚書恚曰同官互糾不得削俸何乃
屬也於是坐降級補外李得兩淮運判而君判兩浙
項之尚書罷君復量移同知興化尋轉江西按察僉
事俱未至以疾卒于家時癸丑十有一月也先是李
在封司好談神仙百家說頗負氣面斥人獨雅善君
時與君語甚歡自以爲相得晚也而君亦每每爲人

言博洽士必曰李生李生云後君竟爲李語言坐累至貶死無一言及李生也亦可爲難矣君於書無所不讀而尤精於天文律曆之學下至金石彝鼎之文山川草木蟲魚之細靡不畢究所著有抱拙堂稿中興別響及日紀存疑諸書類多遺世獨立之意而實根極理道歸其本於正有足傳者

江西按察司僉事趙公汴行狀

黃姬水

隆慶四年庚午七月十有三日震洋趙公卒公諱汴字伯京震洋其別號也趙氏之先自七世祖子安勝國時始家吳之常熟後置太倉州割隸其地遂爲州人世以道義名德望于鄉里再傳生聰寔公之高大父聰生謙謙生璧至璧而業始大璧生四子公父一遜翁璧其季也仕爲直隸河間府知事以公貴封大理寺評事公賦稟卓異敦厚穎敏髫時偉然有大人志一日侍一蓬翁謁李文安公公大噐異之曰是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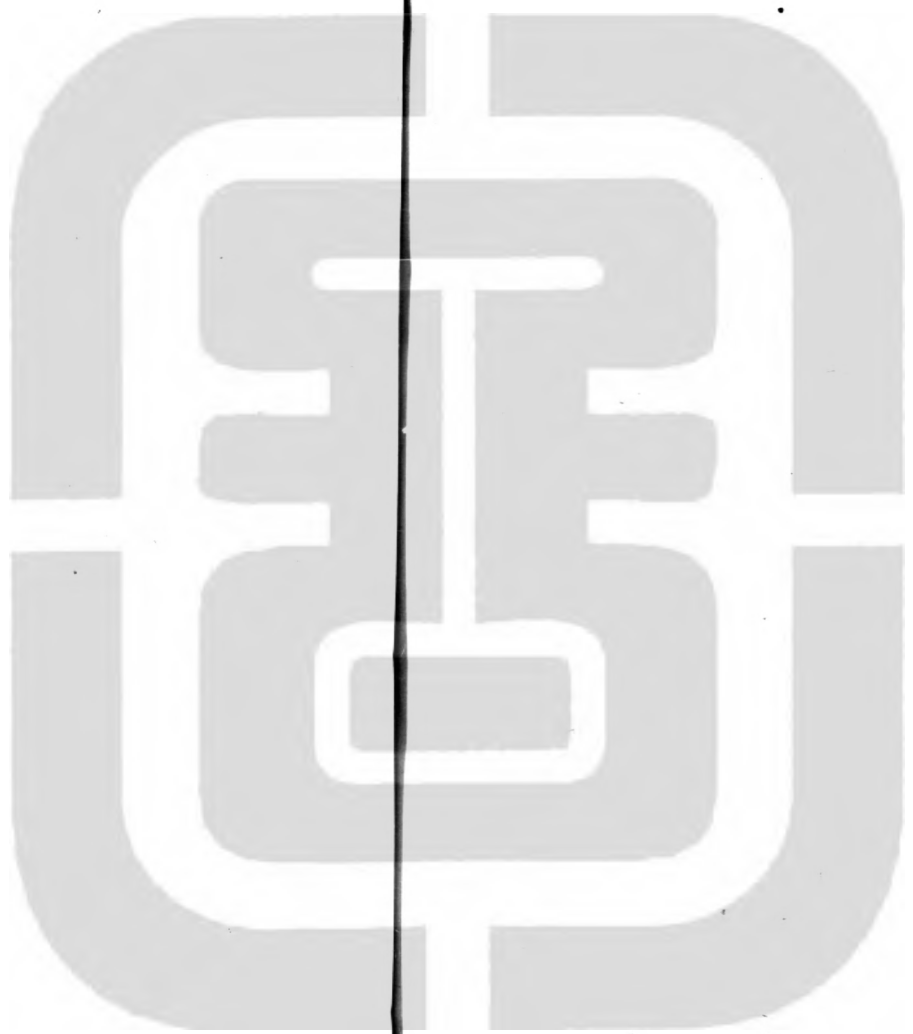
大而宗者一蓬翁勤于教子延陟必海內鉅儒公精
研六籍博覽諸史洽聞強識含咀道腴屬文舉筆便
成宛若宿構十五爲州庠生卽居第一後每試輒雋
自爲東吳才子督學御史蕭公取列郡異倫之士考
決魁解得公及揚州王斗松江沈愷三人曰某爲書
第一某爲禮第一某爲春秋第一後悉如其言郡守
胡公招選郡中諸文學揚推藝文潤飾吏事公首與
焉當是時公榮名籍甚愈自謙退恭雅略無浮矜
誇之習人以遠大期之辛卯領應天鄉薦第一試文
一出海內爭傳誦模倣焉蓋公生當正德嘉靖間天

下文運方興德行道藝之科廢而專尚文辭公覃思
極詣一時雕鏤藻績之功粹然莫尚自是日衍日麗
不可復加公實有以開之也公始發解都人士瞻望
稱嘆傳言今秋解元已老不謂更少蓋公馳名早故
也戊戌舉進士授浙之蘭溪令蘭爲八省通津使舫
輻輳公調度有方費約用給隆寒溽暑展體靡懈或
出應賓客雖漏浴後猶不解巾帶庭無滯訟案無稽
牘釐弊剔蠹百弛咸振縣治火繼以大水公經畫賑
恤民忘其災時漁石唐公楓山章公爲邑尊官間有
請託公一不假借人不敢干以私發奸擿伏境內肅

如也興學校藝甄拔髦俊皆獵巍科躋顯仕自是文學博士始彬彬矣監司行部得公廉幹狀稱爲良吏薦書交上銓部行擢擬注臺諫給舍部有素銜公者排阻之授南京大理寺評事公啓書折獄哀矜自持有所讞議廷中稱平民以不寃癸卯 九廟成覃恩貶封由是一蓬翁始受章服之榮焉未幾歷右寺正尋陞江西按察司僉事掌屯田水利兼理倉糧兵備公以一蓬翁年老欲乞間就養翁不可乃就道居任閱月巡輶涖楚藩王聞公重名執禮候謁盡恭長戍衛士方荷戟負鉏喁喁望賈父之來而公已承一蓬翁諱匍匐奔還矣執喪焦毀行服墓次庚戌服竟處瘠未能赴任辛亥當考察期公以儉人浮詆降職左遷癸丑罹母某夫人憂執喪如初時島夷犯徼公與二弟捐金百兩粟百石佐守城費上官義之檄有司禮幣致謝及題三鳳堂扁以褒異風諭焉避寇徙郡城故廬悉燬於夷曹夫人復下世遂絕意仕進丙辰有當道同榜者知公最深頻以書來勸公曰朝野傾佇勿失時也勉治裝北發逮揚疾作亟返旆抵郡病甚矣眩瞽幾殆經歲向瘥乃杜門養痾良時吉日則召親朋擊牲醑酒考鐘伐鼓留連歌笑畢日忘疲暇

則總轡湖山舒心縱目靜賞泉石有終焉之志或勸
之仕歎曰夫仕非徒榮其身也將以毗國阜民也不
幸讒廢弗獲少展其志命也亦已矣老復何爲哉若
但以祿爵則性分中事不以外物加也侍御尚公按
吳下車卽造公廬曰服公問素矣以公之才豈宜就
處閒散也特厯禮幣勸駕公卻不受爲書陳謝曰丘
壑之人絕跡朝市久矣林棲淵宿各從所好而已丁
卯今 上皇帝馭極語天下方面官五品以上得二
進秩公以例復原職加朝列大夫已巳秋卒公平生
不慕虛譽不爲矯激可喜之行與人外和易而內
毅人皆愛而憚之處族黨親舊未嘗有煦煦之態遇
事輒赴其急人感服不忘自少敏學無間晷漏弱冠
始室卽晨興佔俾多在鷄鳴前一老嫗執燭辨明而
出夜分而入晝日不踐房闥曹夫人嬪公半載未識
其面及登第四之生徒雲集闕舍講授其中橫經籍
書鈎纂不輟特不勤著述間爲酬應文字輒駢麗精
絕常曰今世拈筆爲文詞率多白士欲籍聲譽以取
世資若宦成名立何復勞心蟲篆與之較短長耶有
詩文簡稿及駁稿藏于笥公精通醫技下及農圃卜
筮陰陽諸書靡不覽究獨不解神仙事旣得疾始延

方士求導引長生之術霞篇蕊笈窮搜極討矣公三
仕一介不苟取及居鄉不肯廢著鬻財以與時逐唯
農畝所入歲以輸官而無羨餘常曰今世仕者率多
漁獵於人以自封殖吾惟世業田宅是營而已若稱
貸以取贏市肆以要倍吾不爲也夫苞苴之防慮措
民財也鷄豚之戒恐牟民利也而殘賊之歌于小雅
者正今日矣公獨在官則著食水之操在家則有拔
葵之仁亦難能哉公抱蘊雖弘履辰則繆然宰邑樹
鳴琴之績評廷流泣筆之恩若使假之以位其猷爲
又何如也骯髒弗究所施何哉嗟乎執戟空疲一時
興拓落之歎衡門無改百禩垂清白之聲今有位峻
上台名齊北斗轉眼身損名頽爲世觀笑者視公所
得孰多哉



Handwritten text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likely a page number or title, written vertically in a traditional East Asian style. The text is partially obscured by a dark vertical band.

